

紀念契訶夫專刊



1959年



紀念集刊

紀念契訶夫專刊

劇本月刊社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封面題字 郭沫若
封面畫像 羅工柳



契訶夫像

前記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是俄羅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逝世五十周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決議把契訶夫列爲今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號召世界各國人民舉行紀念。這本專刊就是爲了紀念契訶夫而編印的。

遠在一九〇七年，契訶夫的作品就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來了。他的多幕劇『萬尼亞舅舅』、『三姊妹』和獨幕劇『蠢貨』（『熊』）、『求婚』等都曾在我國許多城市演出。他的作品絕大部分已被選譯過來，重要的劇作甚有好幾種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將陸續刊行契訶夫戲劇全集。因此，這個專刊便不再選登契訶夫的大型劇作，內容側重於對契訶夫的介紹和研究，以期有助於中國讀者更進一步地來理解和學習契訶夫。

但是，由於刊印倉促，在評論方面，我們僅選刊了作家茅盾和戲劇家洪深的文章。此外，我們特別譯載了蘇聯研究契訶夫專家葉爾米洛夫的『契訶夫的劇作』中的一節『論契訶夫底社會思想立場』。這篇文章全面地精闢地評述了契訶夫的思想、觀點和立場，並結合具體作品，作了生動的、獨到的分析。它不僅在瞭解契訶夫及其作品方面，給了我們一把鑰匙，並且在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分析文藝現象和研究作家的方法上面，也提供了一個好的範例。『契訶夫的劇作』和作者的另一著

作『契訶夫傳』都曾獲得斯大林獎金。

在契訶夫的作品方面，我們選登了曹靖華重新譯校的四個獨幕劇：『蠢貨』、『求婚』、『紀念日』、『婚禮』；另外選譯了聶米洛維奇、丹欽科等根據契訶夫短篇小說改編的『明知故犯』等三個獨幕劇。

附錄中『契訶夫生活和著作年表』、『契訶夫的戲劇在中國』和『契訶夫作品中譯本編目』，都是根據現有的材料編製的，這對讀者們研究契訶夫，無疑是有用的資料，但可能仍有錯誤或遺漏，敬希讀者和專家指正。

編者

目錄

前記.....(一)

傳略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三)

評論

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茅盾(一三)

安東·契訶夫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洪深(一九)

論契訶夫底社會思想立場.....葉爾米洛夫著 張守慎譯(二九)

短劇選譯

蠢貨.....契訶夫著 曹靖華譯(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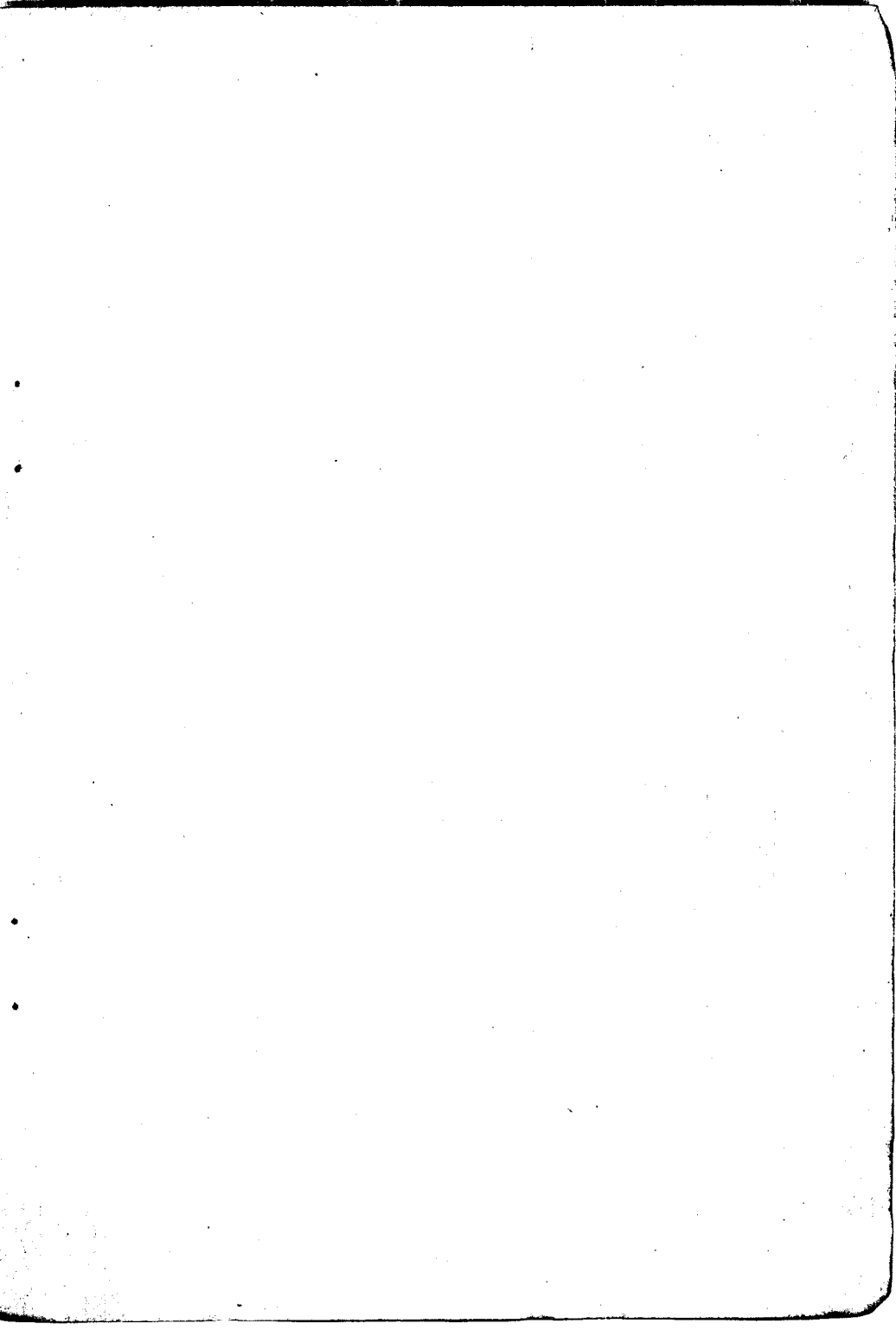
插圖目錄

契訶夫像	三前
契訶夫的紀念碑在雅爾達	二前
契訶夫與高爾基（一九〇一年）	三前
契訶夫在克里米亞加斯普拉訪問列夫·托爾斯泰（一九〇一年）	三前
契訶夫和女作家謝普金娜·哥白尼克、女演員雅伏爾斯卡婭	一九前
契訶夫向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們朗讀『海鷗』（一八九八年）	一九前
契訶夫畫像	二九前
『萬尼亞舅舅』劇照（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	五前
『三姊妹』劇照（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	五前
『櫻桃園』劇照（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	七前
『蠢貨』電影舞台記錄片劇照	一〇三前

『紀念日』電影舞台記錄片劇照·····	一四三前
『明知故犯』原著小說插圖·····	一七九前
契訶夫和母親、夫人奧爾嘉·列昂那爾多芙娜·克尼彼爾——契訶娃、 妹妹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契訶娃·····	二〇三前
契訶夫的故居（一八六〇年契訶夫生在大岡羅格的這所屋子裏）·····	二〇三前
『萬尼亞舅舅』在我國演出劇照（一九二〇年辛酉劇社演出）·····	二三前
袁牧之扮演的萬尼亞舅舅特寫劇照·····	二三前
契訶夫作品的中譯本·····	二九前



契訶夫像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

在莫斯科大學醫學院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安東·契訶夫の入學證」，上面的年份是一八七九年。這個檔案的紙已經變黃了，其中一頁上註明，名叫安東的這個孩子生於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新曆），是三等商人巴維爾·格奧爾格維奇·契訶夫和他的合法的妻子伊夫格尼亞·雅可夫里葉夫娜所生。「商人」這個字是用一個大寫字母開始的。

這是對公文格式的古怪的諷刺！正如契訶夫後來所說的：「我的祖父和我的父親都是（老）契爾特可夫即編輯契爾特可夫的父親的農奴。」

事實確是這樣。巴維爾·格奧爾格維奇經過贖身獲得自由之後，買下了一個小雜貨店。安東·契訶夫當時還是個小學生，就在這個雜貨店裏過了好幾年，坐在櫃台的後面苦念拉丁文，厭煩得要死，偶爾有一個顧客進來，門鈴的響聲就會嚇他一跳。我們知道這位作家自己就講過這樣一句悲慘的話：「作爲一個兒童，我却沒有過童年。」

這些話裏，有着許多辛酸苦楚，這使契訶夫在給他一個同道的信裏說：「那麼寫一個年青人的故事吧。他是一個農奴的兒子，當過店舖裏的夥計，唱過詩，念過書，也做過大學生，從小就學會了尊敬權勢，贊賞別人的主意，吻教士的手，爲每一小塊麵包向人道謝，還時常挨打。上學時連一

件外套也沒有，也時常打架，虐待動物，也喜歡和闊親戚一起吃飯，並且對人、對上帝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偽善，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微賤。寫他怎樣逐漸從自己身上拔除了農奴的根性，怎樣有一個好日子，他突然覺得在他的靜脈裏流動着的已不再是農奴的血液，而是一個真正的人的血液……」

這幾句話正是契訶夫自己生活的素描。他求學的年代是悲慘的。將近一八七六年的年底，契訶夫的大家庭——一共五個子女，都是天賦很高的——，用他們自己的話，「移民」到莫斯科去了。實際上，是他們的父親破產了，不得不逃走，以免因債務入獄。這也正是他的更困難的日子的開始。他必須去聽課，到解剖學的教室去，當個報酬極少的家庭教師，最後，就在聖彼得堡的幽默刊物上發表文章，爲了賺一點錢，他開始以安多沙·契洪特等有趣的筆名投稿，寫一些小故事。這是他的文學生涯的開端——對於一個出身微賤的俄國知識分子說來，這是典型的開端。

當時的社會生活是毫無意味的、晦暗的，政治宣傳受到限制又很微弱，思想意識是陳腐的，文學是沉悶的。的確，人們當時仍然還能够聽到托爾斯泰與薩爾蒂珂夫——謝德林的聲音；但是兩者之一，托爾斯泰的聲音是呼籲道德與宗教的改善的，他認爲這是避免一切罪惡的方法；而另一個聲音却因爲檢查而不能發出它的憤怒的抗議。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是暴風雨前的寂靜。

契訶夫最初的短篇小說是「不傷人」的。一個地主在寄給一位博學的鄰居弗雷得里克博士的信中寫道，他不贊同達爾文的說法，人不可能像猴子的後裔，因爲「這決不可能」。這些短篇小說巧妙地嘲笑了官吏的生活和作風的庸俗，日常的平凡事件和當代文學的庸俗。自從他的三本最早的短篇

小說——『悲劇女神的故事』、『雜色的故事集』和『黃昏』——出版後，顯然，在俄國是出現了這樣一位作家，他一定會成爲二十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世界領袖之一。

當時保守的批評家都是盲目的，都不了解他。民粹派的批評家們的武斷的言論，擁有一羣現成的聽衆，他們對契訶夫採取了一種驕矜的態度，這可以說明他們對契訶夫也了解得很少，不論他們在空想的理論上是如何自命不凡。

他們向契訶夫要求一個『社會綱領』和『理想』，他們責備他缺乏一種世界觀。契訶夫同時代的人和朋友，偉大的作家高爾基說：這是『一種荒謬的責備』。

契訶夫在他最先幾篇小說中，控訴了一個庸俗得可怕的世界；我們只要仔細地看，就能够看出在那些有趣的字眼後面所隱藏着的悲劇與野蠻。高爾基曾說：『沒有人能像契訶夫那樣清楚銳敏地了解生活細節中的悲劇，他以前沒有人爲人們展開過這麼一幅他們生活的無情的真實的圖畫，在小資產階級灰色的乏味的混亂中的生活的圖畫。』

契訶夫自己認爲責備他『不關心社會』是可笑的。在他當時所寫的一封信中，他表示過他由衷的驚訝，某些批評家在他的小說中竟沒有找到抗議的因素，他們既找不到同情也找不到憎惡。『但是，』他問道，『我不是自始至終都在向扯謊抗議嗎？那不就是所謂『傾向』嗎？不是嗎？那麼，我就是不會咬人，不然，我就成了跳蚤了。』

難道契訶夫的一切作品裏不是充滿着對『人』，對人民的最深切的感情嗎？難道他的作品不是充滿着對真理、對美的熱愛嗎？他說，人的每樣東西——面貌、服裝、靈魂和思想，都應該是美麗

的。難道我們不能用他這些優美的辭句來做他的作品的導言嗎？俄羅斯人讀契訶夫的作品時，老是感到鼓舞興奮，不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嗎？

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感覺到牠對於某類人物強烈的憎惡——如普利希別葉夫中士，搖筆桿的希臘文教員別里科夫，和劇作『萬尼亞舅舅』裏的個人主義者舍列勃利亞可夫，以及像『第六號病房』裏的拉金醫生之類凡庸而冷酷無情的知識分子。

但契訶夫的作品偉大的藝術意義及社會意義，是在許多年後才爲人所認識的。

甚至當契訶夫已經成了一個著名的作家的時候，他的文學活動還只是他的副業，他的職業是醫生。從他那塊寫着『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醫師』的牌子出現在他的門前那天起，直至他死的時候爲止，他從來沒有中斷過醫生的工作。作爲一個作家，由於他對俄羅斯民族文學的貢獻，他已獲得了普希金獎金，並且被選爲科學院文學部的榮譽院士，但他還是喜歡說，『我還是在搞醫療工作』，他把酒與冷盤叫做『藥品』。

他在巴勃金諾，魯卡，梅利霍夫這幾省行醫的經驗，特別是他與俄國鄉村裏樸素的人民的接觸，與請他治病的農民的接觸，爲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許多材料。

一八九〇年，契訶夫旅行到庫頁島去調查俄國邊遠地區的醫療救濟機構。他寫了若干充滿着崇高的人道主義的文章帶回來。這些文章首先是發表在各評論報刊上，後來合印成『庫頁島』這本書。契訶夫的聲譽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已經遍及全世界。

他長期患着肺病，這是在那些苦痛的年月裏貧窮又勞苦工作的結果。他的健康情況迫使他不得